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二

明 王禕 撰

唐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癸巳帝崩於會寧殿丙申太子誦即皇帝位有疾新舊紀通鑑修

解題曰范祖禹曰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

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理者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絶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亂也德宗將没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可不鑑哉事見通鑑宋敏求長安志會寧殿在大明宮

二月癸卯始朝見百官以新舊紀通鑑修辛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以新紀通鑑修辛酉李實貶以通鑑修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散騎常侍蘇州司功參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以舊紀通鑑修甲子大赦罷進奉宮市呂祖謙標目修乙丑罷鹽鐵使月進新紀三月辛未王伾為翰林學士以通鑑修壬申追陸贄鄭餘慶陽城等赴京師贄與城已卒尋贈贄兵部尚書謚宣城左散騎常侍以韓愈實錄修以李錡為鎮海節度使加杜祐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

王叔文副之（以通鑑修）以張㬭為節度使（以通鑑修）癸巳立子廣陵郡王純為皇太子（以新紀修）夏四月壬寅立子弟二十一人為王（以新紀修）五月辛未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欲奪宦官兵柄不克（以新史兵志修）

解題曰葉適曰王叔文收宦者兵權不就韓愈著於實録方以為幸其曰六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凛凛朝士何能為蓋知目前之禍未知他日之禍也事見通鑑（韓虎曰范希朝雖為王叔文用將收

官者兵權官者不能害也及劉從諫論仇士良終爲身後之害宋白續通典左神策軍六萬二千四百四十二人馬八千四十四匹在城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人外鎮及採造二萬九千六百三人京西北普潤鎮崇信城在鳳翔府西北二百二十五里復改崇信軍定平鎮歸化城定遠城永安城邠陽縣等八鎮二萬六千一百十七人馬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六匹右神策軍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四人馬五千九百五十一疋在城二萬七千四十五人外鎮及採造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九人京西北奉天麟遊良原慶州鎮懷遠城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七人馬四千七百八疋實錄元和十五年十月制神策十二鎮共十八萬六千七百餘廣明元年田令孜充左右神策外八鎮内八鎮諸道兵馬都指揮等使

辛卯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以通鑑修六月癸丑韋皋表請太

子監國以朱熹綱目修丁巳王叔文以母喪去位以通鑑目錄修秋七月乙未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以新紀修八月庚子帝自稱太上皇辛丑徙居興慶宮改元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以新紀修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户叔文尋伏誅以通鑑修乙巳太子純即皇帝位以新紀修舊庚戌罷獻祥瑞珍奇以新紀修癸丑南康忠武王韋皐薨行軍司馬劉闢自稱西川留後

己未以袁滋為劒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以新紀通鑑修併別庫於正庫以呂祖謙標目修癸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通鑑九月己巳罷教坊樂工正員官新紀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司封郎中韓曄員外郎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以舊紀修冬十月丁酉賈耽薨以舊紀修戊戌袁滋罷為西川節度使以通鑑修己酉葬崇陵廟號德宗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宋祁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

辱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賛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藩鎮愈彊至於唐亡其患以此

十一月遷高宗主於西夾室以通鑑目録修壬申韋執誼貶崖州司馬以舊紀修夏綏留後楊惠琳反以新紀修回鶻懷信可汗死遣使册其嗣為騰里録可汗以列傳通鑑修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以舊紀修壬戌翰林學士

鄭絪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以考功郎中李吉甫為中書舍人員外郎裴洎為考功郎中並充翰林學士以舊紀修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四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王時發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二

明 王禕 撰

唐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上上皇尊號以通鑑修

丁卯改元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元和本漢章帝年號

劉闢求兼領西川不得圍梓州癸未以長武城使高崇文為神策行營節度使率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討之以新舊紀修

觧題曰按林恩補國史劉闢舉兵扼鹿頭關下東蜀帥李康棄城走上臨軒赫怒勑宰相選將討伐杜丞相曰保義節度劉澭即劉濟長武城節度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冠武臣上曰卿謂二人誰為上曰澭自涿州拔城歸闕將士扶老携幼萬人就路飲食舒慘與衆共之法令嚴整付以專征必著勲績上曰澭固良將性本倔强且與濟不恊危急歸命河朔氣習究然盡在若征代有功須且令鎮西川全蜀地重控制戎夷

碩德名臣方當委任澭向者幽埶慎客數殺縣吏若使鎮西川是自掇心腹之疾崇文久將親軍立功塞上寬和得衆其他謀畧不下澭且務儉任真必竭誠節乃命為西川行營節度使餘見通鑑

甲申太上皇崩（新紀）劉闢陷梓州三月高崇文克之（以新紀修）辛巳楊惠琳伏誅（以呂祖謙標目修）夏四月丁未杜佑為司徒解度支鹽鐵轉運等使以兵部侍郎李巽領之（以呂祖謙標目修）五月庚辰鄭餘慶罷（以通鑑修）辛卯尊太上皇后為皇

太后通鑑六月丁酉高崇文破賊於鹿頭關以通鑑修

解題曰按元和郡縣志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北

閏月壬戌朔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稱淄青留後以新紀修

秋七月壬寅葬豐陵廟號順宗以通鑑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韓愈順宗實録順宗為人寛仁喜

學藝善隷書禮重師傅見輙先拜從幸奉天常執弓

矢居左右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

德宗在位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

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每進見候顔色輙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懼陽城等伏閤極論徳宗怒甚將加城等罪無敢救者獨開解之城等頼以免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嘗侍宴魚藻宫張水嬉綵艦宫人為櫂歌衆樂閒發徳宗驩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對未嘗以顔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

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妃以舊紀修丁卯立子七人為王以通鑑修九月辛亥高崇文克成都以新舊紀修冬十月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以新紀修舊以李師道為節度副使以舊傳修戊子劉闢伏誅新紀十一月鄭餘慶罷新紀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乙巳杜黃裳罷

解題曰按新舊史始德宗創亥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肅諸侯則天下治憲宗然其言由是用兵誅蜀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餘見通鑑

巳酉戸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監察御史李絳兼翰林學士以舊史列傳修

解題曰按新史鄭絪傳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之粮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詔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内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

良久曰幾誤我吳縝糾繆但見吉甫以三年九月罷相絪以四年二月罷相三月王士貞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朝廷始討承宗紀傳年表皆不合遂疑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美談史臣展轉失實今考李絳論事集曰絳奏從史比來事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洺以就糧實去就之際情狀可知又貶盧從史制辭云況

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覬生其心然則當李鄭未罷之前士眞未死之日從史實嘗就食邢洺朝廷亦嘗使之旋師而託辭拒命憲宗亦嘗以此而疑鄭絪漏言特新史不當云與承宗連和耳今因絳為學士載之又按絳集上嘗御浴堂（程大昌曰館本唐圖有浴殿在綾綺殿南長安志綾綺在蓬萊殿東志又記有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從容問曰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朕不量非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將延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

舉茲凋瘵納諸仁壽何行而可以致是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賢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奬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遊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疎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禄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慢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

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聞周達德聲遐宣唯陛下勤行之爾上曰美哉斯言當書於紳四年因有旨檢自古君臣事迹造屏風圖畫美惡題其事狀施於便殿坐卧觀閲用為鑒戒絳等檢討五十餘事造屏風三合進入上大悦以示宰臣即日張於便殿

冬十月李錡反命諸道兵討之以通鑑修丁卯武元衡罷新紀

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新紀十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

于頔入朝呂祖謙標目是歲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以通鑑修
解題曰按續通典舊史傳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
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領縣一千四百五十
三見戶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
寧振武涇原夏銀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
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
入倚辦止於浙西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
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

税之户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户資一兵其他水旱徵科又在常役之外比較天寶州郡三百一十五今二百十八州府上供錢米計少九十七天寶户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三今五百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一十八在見供税賦三十一道州府管内元和見在户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十四計少天寶百九十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九天寶租税庸

調計錢粟絹布絲綿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疋屯貫石元和兩稅榷酒鹽茶等總三千五百十五萬一千二百三十八貫石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天寶衛兵彍騎邊將等五十八萬四千九百四十三人元和軍八十三萬三百二十一人多二十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人開成初王彥威上供軍圖序至德訖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大都通邑無不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兵約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

仰給馬自留州留使兵士衣食之外餘四十萬皆仰度支葉適曰唐人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税養兵故流害相承至此之極夫以田養兵畝四十至百而養一以税養兵畝四百至千而養一以田養者可至百萬以税養兵過十萬則困竭矣

唐憲宗皇帝元和三年春正月癸巳上尊號以新舊紀修以神威軍為天威軍以兵志會要修城臨涇以唐歷修

解題曰按續唐歷庚子以將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

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修整士馬犄角相應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餘見通鑑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死以通鑑修夏四月策試賢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吉甫惡其言直考官翰林學士王涯吏部員外郎韋貫之戶部侍郎楊於陵皆坐貶以舊紀通鑑修五月丙午册回鶻保義可汗以通鑑修六月沙陀酋長朱邪執宜詣靈州降朔方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以通鑑修

解題曰歐陽修五代史後唐贊曰李氏之先蓋出於

西突厥本號朱邪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唐太宗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拔野古為都督考于傳記太宗分其諸部置十三州未嘗有沙陀府時西突厥鐵勒阿史那之類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太宗二十二年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判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為契苾

何力所敗後百五六十年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矣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云事見通鑑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九月庚寅于頔為司空同平章事丙申戸部侍郎裴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戌李吉甫罷以新紀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

輕錢重民輸率倍其初其留州送使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而重賦於人及垍為相奏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不足乃取資郡以贍故送使之錢悉為上供江淮稍息肩程大昌曰上供者以其租調而上之度支令戶部也送使者各以所隸節度觀察轉運而輸送之猶今轉運提刑司也此兩色外記逐州留為州用今係省錢也唐史載此謂節察轉運得攙用上供至於諸郡無定留州之數不得輒加年取故節察轉運於其所屬無辭以義取而屬郡刺史亦得保其所留不至為所侵奪此法既行而江淮之民始得藉息也然未嘗盡以上供之額與之假令上供全額為萬緡用及其半則所存半賦仍歸度

支今傳言送使之財悉為上供是節察轉運所得用之數併歸上供也則送使之數於何取給新志又云送使之餘與其上供之物皆輸度支是額應送使而送使不盡者亦入度支也是諸使許用上供之時其半反為度支之所掩也當云其以上供給用者給用之餘仍歸度支乃為得實餘見通鑑

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死子尋閤勸立以通鑑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四年春二月丁卯鄭絪罷給事中李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三月乙酉王士真卒其子節度副使承宗自稱成德留後以新紀修閏月己酉以旱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以通鑑修丁卯立子

鄧王寧為皇太子以新紀修夏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處沙陀於定襄川以通鑑修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希朝鎮太原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而處其餘衆於定襄川忻州定襄郡有定襄縣朱邪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太原府壽陽縣北有神武故城後魏神武郡也

秋八月王承宗獻德棣二州九月庚戌以為節度使冬十月承宗反以吐突承璀為招討宣慰使討之以新紀通鑑修

解題曰按白居易題海圖屏風詩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遂性各沈浮突兀海底鼇首冠三神邱鈎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負贔牽不動綸絶沉其鈎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白濤與黒浪呼吸繞咽喉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海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意亦少休注云時方討淮蔡蘇軾曰仁人君子之於兵

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動無用乎事見通鑑

十一月巳巳吳少誠卒其將吳少陽自稱淮西留後以新紀修

是歲南詔王尋閤勸死子勸龍晟立以通鑑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五年春正月巳巳神策軍大將軍酈定及王承宗戰敗死之以新紀修盧從史與王承宗通謀三月吐突承璀執之尋貶之為驩州司馬以呂祖謙標目修夏四月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王承宗兵於木刀溝以新紀修

解題曰元和郡縣志木刀溝在定州新樂縣東南義豐縣南三十二里陘邑縣南二里

秋七月丁未赦王承宗以德棣二州與之以呂祖謙標目修乙卯劉總弒其父濟與兄緄自為幽州盧龍留後九月以為節度使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總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通鑑失書

降吐突承璀為軍器使以舊紀修丙寅太常卿權德輿為禮

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冬十月張茂昭請入朝歸易定二州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都虞候楊伯玉等作亂伏誅壬辰以迪簡為節度使（以新舊紀修）十一月庚申裴垍罷（新紀）

唐憲宗皇帝元和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吳少陽為節度使（以舊紀修）庚申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二月壬申李藩罷（新紀）李絳解翰林學士為戶部侍郎（以舊紀通鑑修）夏六月丁卯李吉甫請省吏員併州

縣減仕塗秋九月甲寅省內外官八百餘員諸司流外七百餘員以朱熹綱目修冬十一月丙申出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以呂祖謙標目修十二月己丑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閏月辛亥皇太子薨本紀

唐憲宗皇帝元和七年夏六月癸巳杜祐罷以新紀修秋七月乙亥立子遂王宥為皇太子改名恒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

樹賴憲宗明斷不惑將建東宫詔翰林學士崔羣代

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爲用

讓今遂王嫡冝爲太子帝從其議

八月戊戌田季安卒其子魏博節度副大使懐諫自稱

知軍府事冬十月乙未魏博以其將田興知軍府事興

以六州來歸甲辰以爲節度使十一月辛酉給復一年

賞其軍士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田季安疾甚季吉甫請任

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季安卒懐諫毋元氏召諸將立懐諫吉甫議討之李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為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令懐諫乳臭不能事必假權於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寛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

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懷諫幼不能事政皆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弘正本文作興後同為留後弘正建玠之子學頗通兵法勇而有禮為衙内兵馬使季安不卹軍務屡行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季安内忌出於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炙灼滿身乃免懷諫召還舊職衙兵詣弘正第陳請弘正拒關不出衆譁於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度不免即令於

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等十餘人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侈弘正避不敢居憲宗嘉之吉甫復

請命中人宣慰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旌節他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弘正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帝重違吉甫欲詔張忠順特節往而授弘正留後絳固請由是即拜弘正節度使

孫甫曰德宗嘗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鎮州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為勢援救復結河南叛臣不可卒破也田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議用兵以取之此固平常之見殊不思三鎮相結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柰他鎮何必又如鎮州之失策也李絳以先覺之明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從之悉如絳所策此真廟堂之謀也

絳復曰

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
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
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朞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
倍於費今弘正天挺忠義首變汚俗破兩河之膽可
嗇小費隳事機哉從之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
慰賚其軍錢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惸
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
勝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

示天子恩詔因令布衣崔懽奉表陳謝且言山東奥壤化為戎墟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筭冀洗濯偽風然後退歸邱園死不恨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餘見通鑑

營田振武天德以通鑑修

解題曰按新食貨志初度支歲市粮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河舟溺甚衆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憲宗稱善乃

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二百頃出贓罪九百餘人給以耒耜牛假種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耕百畝就高為保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栅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李絳集作二十萬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盡給五城會絳罷而止按新地志鄯州鄯城縣開元拔石堡城號振武軍天寶更曰天威舊志振

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内按會要振武軍單于大都護合為一門豈石堡之捷初置是軍故徙單于都護府歟當考

唐憲宗皇帝元和八年春正月辛未權德輿罷以新紀修二月辛卯賜田興名弘正以通鑑修丁酉貶于頔為恩王傅新紀三月甲子西川節度使武元衡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夏六月大水辛丑出宫人以新紀通鑑修秋七月徙天德軍於大同故城以通鑑修

解題曰通鑑考異曰實録云李光進請修東受降城

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協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今但云受降城闕疑也今按元和郡縣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開元十年移理中受降城天寶十三年於大同川西築城置軍乾元後西南移三里權居永清栅其治所又移西受降城元和八年黄河泛濫城南面壊防禦使請修築李吉甫陳便宜曰西城河水已毁其半不堪重修其子城猶堅牢量

留一千足得居住天德軍士抽歸舊城舊城在西城正東微南一百八十里即隋氏大同城去本城三里已下城甚牢小安思順所置居大同川中當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鉗耳觜山牟那山南又是麥泊其地良沃於是移天德軍治於舊城元和郡縣志乃吉甫所正所載甚明白無足疑也

廢天威軍隷神策軍以會要歷修　冬十二月庚辰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以新舊紀修　羣臣請立后弗許以通鑑舊傳修

觧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八年十二月羣臣三請立后
上以歲暮來年有子午之忌時後宮多嬖艷以后門
族華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故章報聞罷實華音
訓曰古者宗子年雖七十不無主婦以族人不可無
統祭祀不可無助爾憲宗立八年而不立后亂典禮
甚矣

唐憲宗皇帝元和九年春正月乙亥誅振武亂兵以通鑑修

二月癸卯李絳罷甲辰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以呂祖謙

標目修夏六月壬寅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秋閏八月丙辰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淮西軍事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以新紀修）冬十月丙午李吉甫薨（以新舊紀傳修）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以新舊紀修）召柳宗元等至京師三月以為遠州刺史（以舊紀修）

解題曰蘓軾曰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工

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豈可同年而語哉禹錫以此為比以此知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事見通鑑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討吳元濟以通鑑修王承宗李師道

請赦吳元濟不許以通鑑修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以舊紀列傳修忠武節度使李光顏敗淮西兵以通鑑修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戊申京師大索新紀乙丑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孫輔曰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由賊竊發殺害宰相不能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而兩河略定也事見通鑑

秋七月甲戌絶王承宗朝貢以新舊紀修八月己亥朔日有

食之通鑑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朱熹綱目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通鑑

解題曰時曲壁名亦曰洄曲在蔡州西北近溵水竇革音訓在懸瓠西北三十里

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以新紀修冬十一月壬申李光顏及河陽節度使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河以通鑑修

解題曰河陽節度使見大歷元年都畿解題

戊寅盜焚獻陵寢宫新紀武寧節度使李愿破淄青兵以通鑑修

觧題曰武寧節度使見貞元四年徐泗濠節度使觧題

韓弘守司徒

觧題曰實録興元初徳宗方以公相寵勲臣宰相虚列官氏於制勑者多至八九及元和初平章在藩鎮不過一二而已至三年始加弘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後王鍔檢校司徒及在太原李吉甫奏授同平章事弘在鍔下每咎吉甫吉甫卒乃致書於武元衡以露其忿自處將帥二十年未嘗朝覲朝廷亦未以誠信待弘方欲用其勢以臨淮西故命守司徒加鍔上焉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張弘靖罷以新紀修

庚辰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蕭俛請罷兵解內職以呂祖謙標目修

癸未發河東盧龍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兵討王承宗以呂祖謙標目修

甲申盜斷建陵門戟新紀

二月乙巳中書

舍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三月庚午皇太后崩新紀夏四月庚子李光顔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以新紀通鑑修

解題曰陵雲柵在郾城縣北

辛亥司農卿皇甫鎛兼御史中丞判度支以舊史列傳及呂祖謙標目修

六月甲辰淮西大敗隨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於鐵城以通鑑修

解題曰唐隨鄧節度使見至德元載南陽節度使觧

題鐵城在隨州應山縣西北

秋七月壬午韓弘破淮西兵於郾城以新紀通鑑修八月壬寅

韋貫之罷新紀冬十二月丁未工部侍郎王涯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舊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

節度使呂祖謙標目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二年春正月戊子彗星出于畢以新紀修

三月乙丑李愬屯宜陽柵降文城柵以通鑑修

解題曰蔡州吳房縣元和改遂平縣於柵南置

夏四月李光顔敗淮西兵於郾城以新紀通鑑修五月辛酉李愬敗淮西兵於張柴以新紀修丙子罷討王承宗呂祖謙標目修秋七月裴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淮西宣慰處置使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王師古曰憲宗削平藩方之志甚銳裴度以輔相之任親從事於矢石其意蓋謂淮蔡既平則天下可以無事不知君心已移則始勤終怠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方其罷李絳而名承璀則忠邪之塗已紊用皇甫鎛而寵程异則聚斂之端已萌而度方以征伐自任本末内外之際豈尚有未思者乎方其初也承璀李巽用事志慮嘗一偏矣杜黄裳李絳為相消息調伏卒使正人進用而邪佞以息此元和之所以治也度不知此晚歲見其怠荒始纂述用兵機畧來上冀以感悟之然則何益矣事見通鑑

翰林學士令狐楚罷以通鑑修九月丁未李逢吉罷新紀冬十

月辛未李愬襲破蔡州癸酉擒吳元濟尋伏誅以呂祖謙標目修

觧題曰按新舊史紀傳實録凉公平蔡録吳少陽據蔡州五年不朝覲地多原澤益蓄馬時掠壽州茶山刼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元和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表請元濟主軍務上遣醫往而不問元濟醫工至則稱疾愈不見而反自蜀平帝鋭意取淮西李吉甫在淮南聞少陽上下㩗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懐之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

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又蔡喉衿請拔進誠為刺史汝州捍蔽東都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為内鎮不宜戍重兵請徙屯汝州閏八月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九月以洺州刺史李光顔為陳州刺史忠武都知兵馬使泗洲刺史令狐通為壽州團練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嘗

勸少陽入朝元濟縊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京師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縶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為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董重質者少誠婿也善為兵元濟倚之因説元濟請以精騎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恩道以舟師襲潤州遣奇兵掩商鄧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又請精兵五百自嵎領故闗在河南府登封縣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元濟猶豫不能用

吉甫以為淮西内地不同河朔且四無黨援國家常
宿數十萬兵以為守禦宜因時取之平章事張弘靖
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元濟不得命
乃焚舞陽及葉掠魯山襄城陽翟許汝居人皆竄伏
荆榛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
十月以李光顔為忠武節度使嚴綬充申光蔡等州
招撫使仍令内常侍崔潭峻監其軍尚書右丞吕元
膺為東都留守十年正月乙酉宣武節度使韓弘守

司徒丙申嚴綬次于蔡州西鄙巳亥削奪元濟官爵令宣武太原武寧淮南宣歙等道兵馬合勢山南東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劒南東川兵馬與鄂岳計會東都防禦使與懐汝鄭節度及義成兵馬掎角相應（并河陽忠武泗壽共十七道）同期進討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佑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二月嚴綬敗于磁邱（唐州縣）退保唐州韓弘遣子公武以兵二千

餘隷李光顔令狐通為賊攻焚屠聚破屯栅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田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討李師道師道不敢顯助元濟光顔戰于臨潁許州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南頓陳州縣元濟遣人求援于鎮鄆王承宗李師道上表請赦元濟不從詔興諸道兵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刼宮闕則朝廷救

腹心疾此觧蔡一竒也師道乃遣客焼河隂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人情駭擾五月以御史中丞裴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光顔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顔破時曲兵帝歎度之知人乃以度兼刑部侍郎自是中外相賀決不赦賊初賊衆晨壓光顔之壘而陣光顔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顔將數騎冐堅以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光顔矢集於身如

蜎人爭奮躍賊大潰死者數千人門下侍郎武元衡上稱為長者李吉甫卒淮蔡用兵悉以機務委之承宗遣使請赦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又有說師道曰討蔡謀皆出宰相而元衡得君願為衣盎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矣六月癸卯盜夜伏於靖安坊在永樂坊南元衡入朝害之批顱骨持去又遣盜於通化坊在長安縣朱雀街西第一街次南刺裴度傷首而免庚戌神策將士王

士則王士平以盜名上且言王承宗所使乃捕得張晏等八人鞫於内仗遂付京兆府鞫之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二賊度亦以王室陵夷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乙丑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晏等處斬七月絶承嗣朝貢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唐實録東畿西南連虢鄧州山谷曠而多猛獸人習射獵而不耕蠶春夏遷徙無常俗呼山棚宋敏求河南志在今河南府伊闕縣

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浮屠圓靜為之謀大饗士邸中椎牛釃酒既衷甲矣其徒白官發之八月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占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及窮治嘉珍乃害元衡者汪應辰曰新史王承宗傳則承宗與師道同謀而殺元衡者張晏等李師道傳則不及承宗而害元衡者訾嘉珍門察元衡傳則訾嘉珍門察使謀殺元衡會張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實至於燒河陰漕院則承宗師道傳皆言不知果誰所遣訾嘉珍等為留守司掩獲又鹽鐵使得嘉珍所斷建陵戟迹狀明白然承宗傳乃謂承宗遣盜斷門戟伏甲欲反洛陽則非師道矣十一年盜斷建

陵門戟在嘉珍敗後
餘見元和十四年解題

八月李光顔敗於時曲嚴綬無威略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綬非才九月以韓弘充淮西兵馬都統冬十月庚子析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充襄復均郢房節度使右羽林將軍高霞寓充唐隋鄧節度使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十一月李文通奏敗元濟之衆三千戊寅賊焚獻陵寢宮光顔重胤破元濟之衆於小溵河平其柵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

顏力戰陰圖撓屈乃飾名妹教歌舞六博竇苹音訓用十二棊分白黑各采擲之襦襹竇苹音訓襹音屬短衣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冀一見悅感而怠於軍政也使者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光顏受國恩深誓不與賊同生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猶以女色為樂因嗚咽泣下將卒

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厲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攻重肩之壘重肩中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溵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頴宋朝隱襲取之由是不克救重肩弘以光顏違令取頴朝隱將戮之光顏不敢留㑹中使景忠信至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馳以聞詔釋之弘及光顏送以表論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弘不悅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帝欲討承宗張弘靖

曰戎事並興鮮有濟者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十一年正月弘靖罷爲河東節度使庚辰翰林學士錢徽蕭俛以請罷兵各守本官癸未削奪承宗官爵令河東義武盧龍横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甲申盜斷建陵門戟二十七竿章貫之請釋鎮州等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故朱泚乘以爲亂今陛下獨不能少忍邪帝不聽二月李光顔次于翟城翟陽翟也本鄭之櫟三

月壁于堂河高霞寓破賊于郎山四月庚子光顏重胤破賊於陵雲栅五月破賊於陵雲栅次於栅東霞寓雖悍而寡謀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六月進至文城栅賊偽北逐之為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人情恟駭宰相多請罷兵上曰勝負兵家常勢不可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今但議用兵方略朝廷庶務制置可否耳霞寓退保唐州七月丁丑貶為歸州刺史李遜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表滋為彰義節度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蔡州縣長慶屬許州）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八月壬寅韋貫之罷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大破賊下三營環栢鄉（隋於漢鄗城南十八里置栢鄉縣今高邑縣栢鄉鎮也）時諸鎮合兵十餘萬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鋭整最先有功承宗大震懼九月乙酉光顔拔陵雲柵丙戌拔蔡州石越二柵壽州奏破光州殷城縣（光州固始縣有殷城縣本蔣國宋改商城省為鎮）收柵六李師道懼僞貢欵誠冬十一月加檢校司空辛

巳命内常侍梁守謙監淮西行營軍仍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付之庚寅光顔檢校左僕射重胤檢校右僕射田布兼御史中丞韓公武兼御史大夫辛卯李文通奏破賊於固始十二月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充唐隋鄧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使運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流入潁口潁水至壽春府入淮至項城縣陳州縣入溵河輸于郾城得米五十萬石茭一千五百萬束十二年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以軍初傷

夷士氣未寬乃不為斥候部伍令于軍曰天子知愬
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士傷
夷疾病親為營護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愬名非夙
所畏者易之不為備二月己亥淮西行營奏克古葛
伯城（在郾城北）甲寅鄂岳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尅羅城
賊力戰道古之衆大敗三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
于郾城殺賊十二三李愬謀襲蔡請濟師詔益河中
鄜坊二千騎由是完葺器械陰計戎事嘗獲賊將丁

士良與語不撓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擒以獻秀琳舉文城栅降署為牙將四月李愬至嶣岈山在蔡州遂平縣西五十六里郾城守將鄧懷金降光顔元濟始懼盡發左右及守城卒屬董重質以抗光顔重屯五月李愬襲破朗山蔡州縣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詔罷河北用兵專事淮西吳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栅在蔡州西其

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獲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六月元濟上表請束身歸朝時連破三栅賊勢廹蹙而制於左右不果行財殫力屈宰相三人唯度獨言賊可滅上亦病之因使三相俱陳利害度獨不言惟請身自督戰帝曰

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上為之動七月丙辰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汪應辰曰舊裴度傳制詞云雖摯地求生者寔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又云遙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玆戎旗度請祗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既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為革其志又請改更張琴瑟為近輅樞軸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筭通鑑李逢吉不欲討蔡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且言其草制失

詞罷楚學士按楚所草詞不見其激賊怒弘之意舊史得其迹通鑑得其意於是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為之流涕李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李祐為言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

院兵馬使六院者隨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鋭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宋祁贊曰愬得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得愬乃顯故曰平蔡功祐為多 舊令舍諜者族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八月三日裴度赴淮西帝御通化門臨遣都城外郭東西三門最北曰通化 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以郾城為治所先頗重脩謂梁守謙曰若俟度至而有功則非我利六日出兵戰於

賈店爲賊所敗度至郾城廵撫諸軍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奏去之時止罷監陣非監軍也衆皆喜悅九月丁未李逢吉罷十月李愬圍吳房縣本漢縣元和攻其城毀之十二年改遂平賊縣移文城栅南新城賊以梟騎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於衆曰敢回戈者斬衆力戰射殺賊將孫獻忠賊乃退或勸愬遂拔吳房愬曰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度率賓從於沲口郾城縣有沱口鎮賓華音訓今郾城東南觀

版築賊以奇兵自五溝五溝水在郾城縣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顔力戰却之先是光顔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棄騎越溝墜而死者千餘人由是賊悉鋭士屯洄曲以抗光顔李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告師期於裴度李翺韓愈行狀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元濟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十月以李祐率突騎三千為先鋒李憲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出文城

棚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襲張柴今張塞實華音訓 殲其戍救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奥衆未嘗蹈也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李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

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

帳內廚廐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初重質自洄曲還蔡州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皆投甲請命度先遣馬揔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繼進愬具櫜鞬候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之分久矣請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聳觀明日軍還文城柵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就禽蔡人即吾人也衆感泣 李愬帳下廚廐皆用

舊人而蔡人不疑裴度用蔡卒爲牙兵而蔡人感泣可謂得安反側之道矣 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餽遺者以軍法論度下令唯盜賊鬭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甲申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聞奏淮西軍人一切不問給復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帝御興安門唐六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次西曰興安受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獨柳之下吳少誠以貞元二年爲留後傳三世凡三十一年李愬檢校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

封涼國公加韓弘侍中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韓公武檢校左常侍鄜坊節度使田布右金吾將軍度自蔡州入朝留馬揔爲彰義軍留後淮西之平凡三年而後成功由憲宗之能斷也故韓愈碑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甲戌淮南節度使李鄘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十二月壬戌爵裴度晉國公復知政事以通鑑修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三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四

明 王禕 撰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春正月乙酉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新紀新修麟德殿以呂祖謙標目修 二月浚龍首池以呂祖謙標目修 三月戊戌李鄘罷庚子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己酉横海節度使程權入朝歸滄景二州以新紀及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程懷直以建中三年為横海軍節度副大使

傳四世三十六年

夏四月甲寅王承宗歸德棣二州庚辰赦承宗以新紀脩

觧題曰張耒曰魏鎮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眞攻之二將之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於判然數郡之地也元濟昏童倔強其間豈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無他

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而已之氣先索而力先弊此朱泚懷光所以陸梁而下忌者也憲宗先攻其易既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猶未出而制勝之氣業已威震於天下則是師道與承宗攻一時而不得者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事見通

鑑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舊紀秋七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愬統武寧橫海軍討李師道以新紀修辛丑李夷簡罷

八月壬子朔王涯罷_{以新紀修}九月甲辰戸部侍郎皇甫鎛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為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使如故_{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數貢羡餘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奥援

胡寅曰任官喜進奉德宗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觀之治而近循貞元之失殆幼小習聞熟見以為常事而不知怪耳羣臣朝夕納誨期於格心必使之如晉元帝之覆杯苻堅之止獵終身不可為也苟攻病不去其源用藥不窮其證雖目前暫安亦終於危亡而已

帝以异鏄平蔡時供饋不乏並拜平章事詔書既下物情駭異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帝不聽度乃表罷政事因論之曰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駑鈍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遊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方期陛下慱採人望致之輔弼而乃忽取㣲人列於重地鏄自掌財賦唯事割剥應仰給度支之處無不切齒願食其肉比者淮西諸軍粮料所破五成錢

只與一兩戍士卒怨怒臣到行營慰喻方小安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日之事异雖人品凡俗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升之相位實亦非宜今者臣若不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今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祇是朝廷能服其心今繼關中與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四方解

體帝以爲朋黨竟不省覽鎛知公論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贍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售之以給邊兵繒綵觸手輙壞士怨怒聚而焚之度以事聞鎛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錢二千買之勞歟可服彼言不可信詐也帝以爲然由是鎛益無忌憚

蘇轍曰權萬紀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鐵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怵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

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及𤣥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説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庻幾貞觀然𤣥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進至宰相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至楊國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内分裂而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裴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欲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羡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用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𤣥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帝然方鎮之强宦官之横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

嘗語度本文作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

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异鎛所構

冬十一月丁亥以山人栁泌為台州刺史以求仙藥以新紀

十二月庚戌迎佛骨於風翔新紀修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四年春正月刑部侍郎韓愈諫迎佛骨癸巳貶為潮州刺史以呂祖謙標目修 丙申田弘正大敗

李師道兵於東阿二月戊午師道伏誅分淄青等十二州爲三道庚午以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爲義成節度使以新舊紀通鑑修

解題曰李正已以永泰元年爲留後傳四世凡五十四年

實錄唐歷初盜殺武元衡王承宗叔父士平上封乃得張晏等三十人初副仗內鞫不得其情詔送京兆命監察御史陳中師尹裴武鞫之獄成皆處斬及田弘正平淄青奏擒害元衡賊二人既至詔三司使推問以其黨與散亡情實難驗既爲師道所使皆答殺之後究其實乃承宗深以戕賊宰臣爲恥嘗訴於弘正弘正既平師道將入覲欲遊抵承宗至闕以爲已功許以翻張晏之獄以陳中師貶裴武爲

解因以師道殺元衡蹤跡寘於鄆之文簿崔羣參驗前後知其不可且元衡六月三日遇害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庭秀已印卷於滋水伺候知元衡死乃倍道歸報裴武知其事請追庭秀上慮其羌互則承宗有辭張晏獄其後庭秀至太原王鍔鞫問奏陳獄情無差大抵鎮鄆皆發刺客入關計行則各竊其功競歸求賞故再擒盜而京師猶惑之

夏四月丙寅從横海節度使烏重胤之請詔節度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以通鑑及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舊五代史職官志重胤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分管是後雖幽鎮魏自相

傳襲唯滄州一道獨禀命受代重胤制置使然也餘見通鑑本紀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管支郡除本軍州外别置鎮遏守捉兵馬等並合屬刺史如刺史帶本州團練防禦鎮遏等使兵馬使隷此使如無别使即屬軍中又列傳六亘赴兖州刺史延英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屯屬郡者隷于朝廷孫之宏曰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寛同姓之憂烏重胤欲殺節鎮之權至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變而通之存其人而已

辛未程异薨以新紀修丙子裴度罷新紀秋七月戊寅韓弘入

原書卷次訛誤

朝歸汴宋亳頴四州以新紀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孫輔唐史記憲宗元年誅楊惠琳收夏州誅劉闢收劔南三年誅李錡收浙西于頔入朝得山南東道五年擒盧從史收澤潞張茂昭入朝得易定七年得魏博十一年誅吳元濟收淮西十三年王承宗伏罪得徳棣程權入朝得滄景十四年誅李師道析十三州爲三鎮韓弘入朝得汴宋亳頴

己丑加上尊號以新舊紀修辛夘沂海卒王弁殺其觀察使

王遂自稱留後以新紀修

解題曰沂海見貞元四年徐泗豪節度解題

丁酉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秋八月丁酉韓弘守司徒兼中書令通鑑九月戊寅王弁伏誅新紀冬十月壬戌安南將楊清殺都護李象古以新舊紀修癸酉吐蕃寇鹽州以通鑑修帝服柳泌藥起居舍人裴潾切諫十一月巳亥坐貶以舊紀修十二月乙卯崔羣罷新紀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度支稟賜邉士不時物多弊惡

李光顔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皇甫鎛奏邉鄙無事乃崔羣皷動欲以賣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餘見通鑑裴延齡之陷陸贄也言贄等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粮芻之以激怒衆士會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廐芻帝惑其言詔斥贄等小人之陷君子如出一轍可不畏哉

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宦者陳弘志等弑帝于中和殿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内外諸軍錢

閏正月丙午太子恒即皇帝位以新舊紀稽古錄范祖禹唐鑑修
解題曰范祖禹曰陳弘志殺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其後文宗謀誅宦官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弑則無疑也故曰為陳弘志所弑張安河南志中和殿在東內　按舊史本紀敬宗即位詔賞神策諸軍士人賜絹十四錢十千畿內諸軍鎮絹十四錢五千其餘軍鎮有差穆宗初即位在京軍士人獲

五十千在外軍鎮差降無幾至是宰臣奏議請量國

力頒賞故差減如先朝餘見通鑑

丁未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新紀辛亥御史中丞蕭俛中

書舍人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俛等以兩河畧

定乃議銷兵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新史列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

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

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

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爲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餘見通鑑　崔鶠曰元和十有五年王承元始歸朝後三日而俛已罷俛去位而劉總始歸朝後三日而段文昌亦罷承元歸凡十月總歸凡五月而克融叛中間戍限逃死之兵不補者多便謂調兵不充皆由二人可乎

壬子柳泌伏誅　朱熹綱目　乙卯尊母郭貴妃爲皇太后　以新紀通鑑修　丁卯帝與羣臣皆釋服　以通鑑修　二月丁丑幸丹鳳門肆

敕觀俳優丁亥幸神策軍觀角觝以新舊史紀修壬辰廢邕管入容管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天寶十四載置邕州管內經畧使領邕貴橫欽澄賓嚴羅淳瀼山田籠州乾元元年兼都防禦使二年升以為節度上元復為都防禦經畧使廣德廢隸桂管大歷五年復置都防禦使八年增領桂管諸州貞元罷領桂管增領潯州永貞省瀼田山州元和元年邕州都防禦觀察經畧使領懷遠軍使嚴州隸

容管經略使長慶二年復咸通三年升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增領蒙州韓愈狀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經畧使若置在邕州則與賊隔江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犯一則易逐便措置令置在容則邕州兵馬必少賊易生姦心請移經畧使於邕容州但置刺史

三月楊清伏誅新紀夏五月庚申葬景陵廟號憲宗以通鑑修

解題曰蔣係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僚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已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細務多自臨決姦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術數進宰相備位而已上自臨御訖于

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翦削亂階誅除羣盗睿謀英斷近古鮮儔然任异鎛之聚歛逐裴度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當閹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幾于理矣

六月丁丑韓弘罷新紀秋七月丁卯令狐楚罷新紀八月戊戌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九月庚子大合樂于魚藻宫舊紀

解題曰宋敏求長安志魚藻宫去宫城十三里

冬十月庚辰王承宗卒其弟承德觀察支使承元歸鎮趙深冀四州以新紀脩

解題曰按王武俊以建中三年為觀察使傳三世凡

三十九年

癸未吐蕃寇涇州發神策軍及八鎮軍禦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神策八鎮見永貞元年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解題

乙酉以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劉悟爲昭義節度使以舊紀呂祖謙標目修十一月已未帝幸華

清宮以舊紀修十二月庚辰獵於城南壬午獵于城西甲申

獵于苑北以新舊紀修

唐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改元以新舊紀修壬戌

蕭俛罷新紀二月劉總歸盧龍道八州以新紀修

解題曰劉怦以貞元元年爲留後傳三世三十六年

壬申段文昌罷戸部侍郎杜元頴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回

鶻保義可汗死以通鑑修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請除節度觀察使遣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入京時帝不留意庶務宰相不知大體三月以總爲天平節度使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尋遣克融等歸本軍以通鑑修戊午立第九人子五人爲王以通鑑修己未以屯田員外郎李德裕爲考功郎中左補闕李紳爲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舊紀修

解題曰按舊史列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黄裳

誅蜀吉甫經畫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度而德裕於元和時逢吉會孺宗閔以私意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通鑑考異云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黨人之語傳固云逢吉僧孺宗閔不獨云逢吉也

夏四月丁丑貶禮部侍郎錢徽中書舍人李宗閔爲外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爲開江令以舊紀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初李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德裕元和時久不調僧孺宗閔恒排擯之錢徽爲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學士李紳以所善諉徽求致第籍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宗閔壻殷士汝士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

帥西川入辭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李德裕李仲元稹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詔王起白居易覆試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焚之人稱徽長者因是列爲朋黨兩相傾軋垂四十年餘見通鑑范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

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僧孺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致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丙戌册回鶻宗德可汗五月以太和長公主妻之（以舊紀朱熹綱目修）六月彗星出於昴（以新紀修）秋七月甲辰朱克融囚張弘靖自為盧龍留後（以新紀修）

解題曰劉總以盧龍歸朝廷六月而復亂事見通鑑

壬子上尊號（以新紀修）舊　壬戌成德兵馬使王廷湊殺田弘正自為留後

解題曰孫甫曰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庸人相不二年河北復亂天下安危皆係於相豈不明乎

事見通鑑

八月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以新紀修丙子瀛州軍亂逐盧士玫以新舊紀修丁丑命魏博横海昭義河東義武兵討王庭湊巳邜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解題曰深冀節度見寶應元年成德節度使解題

巳丑河東節度使裴度爲幽鎮招討使以呂祖謙標目修癸巳王庭湊圍深州新紀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其刺史邢楚

以新紀修吐蕃請盟許之舊紀冬十月丙寅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裴度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新舊紀修裴度論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交結稹罷爲工部侍郎以舊紀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稹遷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雖與裴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己上度方用兵山東處置軍事有所論奏每多爲稹輩

所持度上疏論之曰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萌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中外有心者無不憤怒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

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𠌫嫌秖是昨者臣請乗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懼臣悉數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敝塞復共憸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遛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

賊縱平無益儻陛下未信忠言乞出臣此表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繼上三章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罷樞內職然寵稹之意不衰餘見通鑑陳繹西府記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孜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獨宰相得知官屬無預貞元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屛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官省而已劉恕中國紀年內侍言遵美言舊制北司供奉官袴衫入侍無秉簡入侍之儀樞密使公廨三間貯文簿而已無視事之廳堂狀貼黃處置乃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范祖禹曰昔宣王

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内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戒哉

十二月庚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大敗於博野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代之以通鑑修

解題曰博野永寧軍縣按方鎮表至德置淮南西道節度領義陽弋陽潁川滎陽汝南乾元置鄭陳節度領鄭陳亳潁上元廢州隷淮南貞元三年置陳許節度十年賜號忠武軍元和十二年增領溵州十三年增領蔡州長慶省溵州中和蔡州置奉國軍乾寧元年增領汝州光化三年汝隷東都

赦朱克融以為節度使以新舊紀修

唐穆宗皇帝長慶二年春正月庚子魏博軍潰于南宫

癸卯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爲留後已酉以爲節度使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王容曰魏博自田弘正徙鎮歲餘而復亂蘇過曰弘正有恩於魏故使布恒世其官魏人以河北舊事逼之豈有害之之心哉布盡請於軍中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叛逆宣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取笑天下請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寧忍

殺其子也昔弘正遣布以兵討蔡上議使人代之而
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此輩
寧忍殺布也哉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
軍自定矣而後舉兵討鎮雪弘正之寃克融㓕孤不
戰而擒矣萬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
魏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故曰河北再亂者
布之死也事見通鑑
二月甲子赦王庭湊以爲節度使兵部侍郎韓愈爲宣

慰使（以新舊紀修）辛巳崔植罷元稹同平章事（以新紀修）丁亥裴度爲東都留守（以舊紀通鑑修）三月乙巳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尋以智興爲節度使（以新紀通鑑修）

解題曰按舊史智興傳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他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師衆斬關而入羣傳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不報智興迴鎮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裴度崔羣神道碑云幽朔興亂發武寧勁卒五千俾王智興由沂州刺史爲公之二將

以北征逺帥將反公亟請於朝以智興宿將仍歲立功得士卒心今擁衆在外爲末而大臣所守在中爲本不若速處智興於征鎮不爾移臣所受而授之則師人知歸必免叛戾連表不報盖舊史兩傳互見而神道碑則備言之也

戊午司徒淮南節度使裴度同平章事王播罷以新紀修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舊紀壬戌成德節度使牛元翼奔京師王庭湊陷深州以新紀修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罷兵部

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舊裴度傳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搆度乃自襄陽召逢吉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内官皆爲之助餘見通鑑通鑑考異以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也葉夢得曰李逢吉遣于方刺

裴度事逢吉元稹傳皆不詳載其實稹欲立奇功令方募士反間王庭凑以出牛元翼爾而刺度事則出於逢吉之誣韓臯鄭覃既雜治無迹度與稹宜無罪乃反遭罷逢吉以兵部尚書與治此獄故得自隱其始謀不然逢吉正當獨坐況得相乎臯與覃皆號端士亦不能暴之何也唐史但書其事殊不别白其所以然亦可恨云

戊子復邕管以吕祖謙標目修 秋七月壬辰宣武将李臣則逐

其節度使李愿都押衙李㝏自爲留後丙辰兖海節度使曹華等敗之八月丙子㝏伏誅以通鑑修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宫辛未帝迎太后獵于驪山以新紀通鑑修十二月癸巳立子景王湛爲皇太子新紀是歲初行宣明歷通鑑

唐穆宗皇帝長慶三年春正月壬戌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舊史列傳李逢吉既得權位鋭意報怨時

李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李紳與德裕從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通鑑考異謂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則待逢吉過厚矣餘見通鑑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以新舊紀修冬十月己丑杜元穎罷以新紀修

唐穆宗皇帝長慶四年春正月壬申帝崩于清思殿丙子皇太子湛即皇帝位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韋述兩京記清思殿在大明宫

二月癸未貶戶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以舊紀通鑑修

解題曰紳李德裕之黨也按新舊史列傳紳改戶部侍郎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時來省紳虞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書悞達於紳紳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以紳所言逢吉姦邪傳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為拾遺以

伺紳隙內結王守澄自助㑹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慮嗣君復用之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獨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帝雖沖年亦疑其事㑹逢吉奏李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棲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天子亦稍開悟㑹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元頴紳疏請立帝為嗣帝感悟

興嘆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餘見通鑑
胡寅曰敬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誣罔
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于法豈不偉哉然
使紳誠有動揺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爲
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謀不利於已則欲
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喜怒皆私已而發
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巳亥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乙巳尊帝母王氏爲皇太

后以舊紀通鑑修丁未帝幸中和殿擊鞠自是遊宴擊鞠奏樂不可悉紀以通鑑修

夏四月丙申帝擊鞠于清思殿染匠張韶作亂伏誅以呂祖謙標目修

五月乙卯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竇易直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冬十一月庚申葬光陵廟號曰穆宗以通鑑修

十二月韓愈卒舊紀

解題曰愈嘗著原道一篇深明聖賢仁義道德之說以闢異端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有能及之者也其

辭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

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教之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

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宫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雖殊其所

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仁義道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宋程顥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雖不能無病痛然自孟

子後能將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見得若是之明也朱熹曰愈之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嘗詳於外而畧於内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内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雖

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貪利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中得失有不可掩者

是歲回鶻崇德可汗死弟曷薩特勒立以通鑑脩

唐敬宗皇帝寳歷元年春正月辛亥改元以新舊紀修　乙卯牛僧孺罷新紀　三月辛酉冊回鶻昭禮可汗朱熹綱目　夏四月癸巳上尊號以新舊紀修　秋九月壬午劉悟卒其子從諫自稱昭義留後以新紀修

解題曰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史列傳李逢

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致請通鑑考異以事有無難

明故不取也

冬十一月立子爲王以新紀修

唐敬宗皇帝寳歴二年春二月丁未山南西道節度使

裴度守司空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解題曰僧孺罷則度相矣孫甫曰韋處厚爲郎官日

嘗爲裴度貶官李逢吉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

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巳之隙力言其賢是公忠之性

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事見通鑑

三月横海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自稱留後以呂祖謙標目修夏四月戊申以劉從諫爲節度使以舊紀修五月盧龍軍亂殺朱克融立其子延嗣爲節度使以新紀修六月遣使詣潤州迎周息元以朱熹綱目修秋八月盧龍兵馬使李載義殺朱延嗣自稱留後尋以爲節度使以通鑑修九月壬申李程罷以新紀通鑑修冬十一月甲申李逢吉罷以新紀修

解題曰度相則逢吉罷矣通鑑考異謂宰相之門何

常無特所親愛之士數嘗引接詢訪得失其間忠邪溷殽固亦多矣其疎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機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史逢吉傳以爲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陂爲多耳劉栖楚敢與王叔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爲佞邪之黨哉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讓夷德裕之黨而栖楚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考異

此論若無區别而又以栖楚爲正直之士何也

十二月辛丑宦官劉克明弑帝立絳王悟壬寅樞密使王守澄等誅克明殺絳王流道士趙歸真於嶺南乙丑奉江王涵即皇帝位更名昂以吕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范祖禹曰裴度位上相安危所係君弑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况不賢者乎事見通鑑新史裴度傳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劉克明傳樞密

使王守澄等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與唐鑑不同

戊申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王太后爲寳歷太后以通鑑修

庚戌兵部侍郎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斷決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當獨論奏曰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趍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處厚趍出帝復召問所欲言處厚對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胡寅曰人之性無有

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强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於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寘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别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亦明柔亦强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則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

庚申詔出宮人省樂工伎術縱鷹犬停貢纂組雕鏤以新紀修

解題曰按舊史本紀詔曰朕以眇薄遭逢内難剔君父之仇恥攄億兆之哀寃而股肱大臣羣卿庶士引義抗請至於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荅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驚思所以克巳復禮脩政安人宵興匪寧旰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浹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内

庭宫人非職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適長春宫斛斗諸物依前户部收管鄠縣渼陂鳳翔府駱谷地還府縣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十四人先屬諸軍並各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牒身放歸本管先供教坊衣粮一百分廂家及諸司新加衣粮三千分並宜停給五坊鷹鷂並解放今年新宣附食度支粮小兒一百人並停給別詔宣索纂

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支鹽鐵戶部及州府
百司應供宮禁年支一物以上並准貞元元額為定
先造供禁中床榻以金筐瑟瑟寶鈿者悉宜停造東
頭御馬坊毬場宜却還龍武軍其殿及亭子所司毀
拆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張陳不得用花蠟結綵華
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城
外墳墓先有開斷以備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脩
塞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等二十八人並已處斬宗族

籍没妖妄僧惟真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挾邪已從流竄覈其情非奸惡迹涉詿誤者一切不問帝在藩邸知兩朝之積弊此時釐革並出宸衷士民相慶喜理道之復興矣帝以十二月乙巳即位距下此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五至六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何霈霖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五

明 王禕 撰

唐文宗皇帝太和元年春二月乙巳改元（以新舊紀修）三月壬戌朔王守澄爲右神策中尉（以舊紀修）夏五月戊辰罷宰臣奏事監搜（新紀）丙子以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以舊紀年表修）六月癸巳淮南節度使王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以新舊紀修）秋七月癸酉葬莊陵廟號敬宗（以通鑑修）

解題曰胡寅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悟李

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游宴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夫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優荅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説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廢而罷東行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戲遊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曰帝之習爲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

伊尹告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耶

李同捷不受命八月庚子發諸道兵討之以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二年春三月辛巳親策制舉昌平劉蕡對策以極言宦官黜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及唐文粹蕡對策其畧曰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

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春秋閽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踈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陛下發正

言履正道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將變也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始皇儲未建郊祀未修此社稷將危也春秋王子札殺邵伯毛伯兩下相殺不書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春秋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

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内之將亂也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隂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是以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

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䙝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奸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縲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美法寃痛之聲上達九天下流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揭

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恵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能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

中外法殊也今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
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
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
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
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
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
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是時第策

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𩐋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叅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邪乃上疏曰蕡所對敢空臆盡言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絶況臣所對不及蕡遠

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帝不納始帝恭儉求治志
除兇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賁對極陳
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殺吳子陰贊帝決
帝後與宋申錫謀誅王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
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王涯李訓舒
元輿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
帝遂以憂崩

秋七月甲辰彗星出于右攝提（以新紀修）八月巳巳王庭湊

又九月甲午發隣道兵討之以舊紀通鑑修冬十月癸酉竇易直罷以新舊紀修十二月乙丑魏博行營兵作亂以朱熹綱目修壬申韋處厚薨戊寅兵部侍郎路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三年春正月丁亥平魏博亂兵以新紀修三月義武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詔從之以新紀修夏四月戊辰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伏誅以吕祖謙標目修六月甲戌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兵馬使何進滔自稱

留後秋八月辛亥割相衛澶三州隸相衛節度不受命

壬子以進滔爲節度使以新紀修壬申赦王庭湊新紀甲戌吏

部侍郎李宗閔同平章事以新紀修

解題曰宗閔僧孺之黨也按韓愈猛虎行贈李宗閔

注云宗閔初爲裴度所引後度薦德裕相宗閔遂怨

九月辛巳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以通鑑修冬十一月禁

獻奇巧纖麗布帛以通鑑修南詔陷巂邛二州十二月南詔

寇成都梓州以新舊紀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戊子封子永爲王以通鑑修
辛卯武昌節度使牛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僧孺宗閔所薦也按方鎮表乾元元置鄂岳沔都團練使治鄂州上元岳隸荆南永泰陞爲觀察使增領岳蘄黄大歴年罷建中置貞元十五年置安黄節度觀察使治安州十九年賜號奉義軍元和元年罷陞觀察使爲武昌節度領安黄五年罷置鄂岳

都團練觀察使十三年增領中州實歷省沔州大中元年復節度使二年罷四年復六年罷文德復置

甲午王播薨新紀二月乙卯山南西道軍亂害節度使李絳三月己卯節度使溫造平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按裴度撰絳神道碑益部爲蠻寇掠有詔發兵赴救既行而賊去不遠而軍迴監軍楊叔元者憚公守正不可寄私因是遣間者迎勞迴軍言公將收責所募之帛令占著田畝兀合之衆信然遂相驚譟疾

入爲亂部校請公且避兇鋒之逼由他門止近縣彼無宿惡偶爲所嗾少頃自定當可行公嶷然不受遂握節登城以至甍落新史取以傳絳實録則云絳召諸卒以詔書諭而遣之發廩麥以賞衆皆怏怏而退出壘門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使楊叔元貪財估寵素與絳隙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似不如新史之有據

夏六月丁未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新舊紀修秋七

月癸未尚書右丞宋申錫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九月壬午裴度罷新紀

唐文宗皇帝太和五年春正月庚申幽州盧龍軍亂逐李載義兵馬使楊志誠自稱留後以新舊紀修三月庚子宋申錫罷癸丣降漳王湊為縣公貶申錫開州司馬以呂祖謙標目修夏四月巳丑以楊志誠為節度使以舊紀修秋九月吐蕃維州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據之牛僧孺請勿受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朱熹曰司馬光以徳裕所言爲利僧孺所言爲義徳裕以利害言雖若爲利然意却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却在濟其巳私且徳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亦須爲之區處乃縛送悉怛謀使得甘心焉果何爲也事見通鑑維即威州上元後陷吐蕃韋臯在蜀二十年不能復至是降而不受至大中末首領始内附

唐文宗皇帝太和六年春正月壬子上尊號不受以通鑑修

三月回鶻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以通鑑修夏六

月戊寅右僕射王涯條流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事竟不行以舊紀修

解題曰按舊紀敕下後浮議沸騰杜悰於勅內條件易施行者寛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明年冊皇太子永降詔皇太子方從師傅授六經一二年後當令齒胄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子選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限其進士舉宜先試帖經并畧

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放及第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視遠方之所傚若非恭儉克己廉貞任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況朕不寶珠玉不御纖華逮于六宮皆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輿馬並宜凖太和六年十月七日勑如有故違重加黜責胡寅曰文宗清約儉素終

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

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為皇太子新紀十二月乙丑牛僧孺罷新紀乙亥劉從諫入朝以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七年春正月甲午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以通鑑修二月丙戌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僧孺罷則德裕相矣

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彰信可汗以舊紀修六月乙亥李宗閔罷新紀

解題曰德裕相則宗閔罷矣

秋七月壬寅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以通鑑修

八月庚寅詔諸王出閤進士停詩賦尋復不行以舊紀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八年春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舊紀秋九月辛亥彗星出于太微以新紀修冬十月辛巳盧龍兵馬使

史元忠逐楊志誠自爲留後（以通鑑修）庚寅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李德裕罷（以新紀修）

解題曰宗閔相則德裕罷矣

以國子四門助教李訓爲國子博士翰林侍講學士（以舊紀修）十一月癸丑王庭湊卒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自稱成德留後（以新舊紀修）丁卯流楊志誠於嶺南尋伏誅（以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太和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節度使（以舊紀修）癸亥巢公湊薨（以新舊紀修）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爲

節度使以舊紀修夏四月癸巳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以通鑑修丙申路隋罷以新紀修戊戌浙西觀察使賈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舊紀修庚子貶太子賔客李德裕爲袁州長史以舊紀修五月乙丑以領軍將仇士良爲左神策中尉以舊紀修辛未王涯爲司空新紀六月壬寅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新紀秋七月辛亥御史大夫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甲子以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八月丁丑鄭注爲兵部尚書翰林侍講學

士訓注所惡朝士皆以李宗閔德裕之黨逐之九月癸
郊朔下詔人情稍安以舊紀通鑑修王涯增茶稅以通鑑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志初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
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罷之貞元
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
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
百錢增五十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
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太和九年令狐楚兼

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立稅茶之法十二條增倍貞元

癸亥陳弘志伏誅以新舊紀修

解題曰歐陽脩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歴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

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事見通鑑

丁夘李固言罷新紀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以舊紀通鑑修己巳御史中丞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李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冬十月辛巳左右神策觀軍容使王守澄伏誅以呂謙標目修

解題曰文宗之誅王守澄也必先解其樞密使以爲神策觀軍容使而後天討可得而加武宗之於仇士

良也亦然神策中尉既爲觀軍容使則請老而罷矣不然固未可以直致也事見通鑑

十一月壬戌李訓舒元輿等伏兵誅宦官不克右僕射鄭覃權知户部侍郎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及鄭注等十一族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以新舊史紀傳稽古錄修

解題曰按新舊史列傳甘露之事王涯等倉惶步至

永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并其家屬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反狀涯實不知謀榜笞不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羣臣朝至建福門大明宮南面五門丹鳳門之西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在含元殿之西尚閉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

謀罪應死然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餘見通鑑

李德裕窮愁志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元載之圖魚朝恩以崔昭尹神州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而朝恩敗夫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軍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於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眄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吉喻之購以爵賞即諸將風靡矣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憲臺遊徼搏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賴中人覺其變未及禍亂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數十人其徒尚數百人

與北軍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昔竇武以五校士屯都亭下中人矯詔令張奐率五營士與武對陣大呼曰武反汝皆禁兵何故隨反者由是知禁軍唯伏中人宰相焉得使其效死乎按大和推究記所族者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王播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韓約李貞素魏逢十二家外此又有顧師邕錢可復盧簡能蕭傑盧弘茂皆誅死故天復洗雪者十七家

十二月罷榷茶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文宗皇帝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舊紀改元新紀三月劉從諫三上疏請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等沮恐天下羞以自強以舊紀新史列傳修夏四月甲午山南西道節

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秋九月庚辰復宋申錫官爵以舊紀通鑑修

唐文宗皇帝開成二年春二月丙午彗星出東方以舊紀通鑑修夏四月戊戌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以新舊紀修六月丙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以新紀修秋八月立兄子四人子一人爲王以通鑑修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通鑑戊申李固言罷新紀

唐文宗皇帝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盜傷李石新紀戊辰

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珏同平章事以新舊紀吳鎮糾繆修

解題曰嗣復珏黨於僧孺者也按新舊史列傳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曰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先退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爲幸實歷時李續張又新等朋比姦險幾傾朝廷李珏曰此李逢吉罪夷行曰朝廷何惜數纖人使亂

紀綱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帝曰與一郡可也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宗閔不奉詔覃曰嗣復黨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太過林甫妒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翌日以宗閔為杭州刺史

丙子李石罷紀新冬十月乙酉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義

武留後以新紀修殺太子永以呂祖謙標目修

解題曰漳王之死帝既悔之矣永之死帝又悔之悔其可數乎事見通鑑李德裕窮愁志東宫爲人所搆天子大怒召宰臣公卿議於内殿往復移時昔千秋上書武帝一言而寤益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治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小人也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文宗必悟太子必安矣惜哉不聞是言也

乙巳彗星出于軫以新紀修十二月詔裴度入知政事以通鑑修

是歲吐蕃贊普達磨立荒淫殘虐災異相繼其國益衰

（以呂祖謙標目修）

唐文宗皇帝開成四年春正月癸酉彗星出于羽林閏正月丙午出于卷舌（以新紀修）三月丙寅晉文忠公裴度薨（以舊紀通鑑修）

解題曰宋祁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破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敬

不君憸人腐夫秉釁鐫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沉浮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詆云

夏五月丙申鄭覃陳夷行罷以新紀修秋七月甲辰太常卿崔鄲同平章事以新紀修冬十月丙寅立兄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以呂祖謙標目修是歲回鶻弑彰信可汗𥂕馺特勒立會疾疫大雪羊馬多死其國遂衰以通鑑修

大事記續編卷六十五